# 群書考索卷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刋行

訓導袁賓 校正

○諸史門

史記

**馬遷之書能蠱壞夫人之心**

讀其文詞辨麗奇偉而縱橫談說慷慨節俠纕臂於征伐之間者皆蠱壞豪傑之太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偉而辨麗奇偉必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叙述秦始皇漢武帝巡遊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世病史之難以為不幸無遷固之才是類出遷固下矣葉學士進卷

進奸雄羞貧賤有激而云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黄老而後六
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
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
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
以體之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
偏黄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
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
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輙下吏就誅有罪當
刑得以貲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媮合苟免為事而天
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貨無財賂自贖交遊莫救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

之於耆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之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秦淮海文）

**載子貢游說五國之事為非**

嘗讀司馬氏史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伯越而強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闒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為耶遷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

棄楚漢春秋以傳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僻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為小說而耀世迹其所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輙為之信尚而收録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為之也孔子雖欲苟全丘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乎李清臣汝水釣翁文

不當論商鞅桑弘羊之功

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東坡與外史論

龜策不當謂之傳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輙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

書齊列而定以書名族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史通

## 馬遷不當目項羽為王

昔夫子修春秋吳楚僭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眞僞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史通

## 辨葛洪論馬遷紀傳之非

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世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

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遺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比之乗刺復何為乎 史通

夷齊而亡賢臣尤多列傳不當以齊夷為首

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説仲山甫
之流並列經傳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為列傳
之首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史通

述史記本末

自魯有史記以後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録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
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
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
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謂之史記元成間會稽褚
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

郤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譙周以遷書周秦以上或采百家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與史記並行於代（史通說 史記）

**馬遷去取無據**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祗覺繁費如管晏著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其義矣他時結糾哂之豈不宜哉○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與（史記入條見史通）

**遷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譏刺**

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偶然者考其自敘首尾凡三度愚切疑焉公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于今有能紹而明者本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作小子何敢辭爲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憤蠶室之辱乃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幾百餘言蓋意有鬱結而不得通思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相反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謂有意於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為醇儒何自知不明而僭擬作經哉謂有意於譏刺耶則漢尚黃老武帝專以勢利用人而先黃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安得有所譏刺哉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業萬代之傳豈容感憤為之哉公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又以先人史談之言欲無廢天下豈有戮辱而後作哉以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可泥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公之心也不過痛憤道不克行於時而惟恐身没之後為無聞人也乃曰孔子嘗以不用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在乎他由五經春秋以知之也於是遷於述作之際出此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敘首尾及荅任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

分紀傳世家書表皆有深意

本紀者天下之統也世家者一國之紀也列傳者一人之事也書者制
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也必謂紀者帝王行事之稱則
秦之未并天下何以為紀謂世家者諸侯族系之稱則蕭曹之徒何以
為世家謂列傳者非王侯之稱則韓彭英盧之建國何以降之傳故夫
紀之述王者世家之述諸侯傳之述卿大夫固其大法也而書法之權
度不可以此拘也本紀謂之帝紀此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繫
於天下則謂之紀故秦可紀也項氏可紀也雖呂氏亦可紀也始皇已
并六國則事異於前不可以商周之例拘也其贊羽曰號為伯王政由
已世是時漢未得天下雖紀項羽可也其贊高后紀曰孝惠高后之時
制政不出房門則君道不立雖削孝惠可也削去世家此亦自班書始
耳子長特以其事之有大於列傳則繫之世家故夫子以聖陳涉以首
事何參良平以勳賢皆得繫焉夫子在周則臣道也子路為臣則有嫌
於名分在後世則師道也齊之列傳則幾無異於諸子故特别之其義
精矣陳涉事雖微淺而子長之自序曰夏商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難則其所繫者大雖世家可也蕭曹良平與功臣位俱通侯而勲烈冠於群后皆漢家社稷之臣則其所繫者大雖世家可也至於列傳之中貴穿錯綜尤有深意管晏同伯者之佐老韓同異端之學則合之而為一莊周學於老氏申不害同於韓氏則附之於其下孟荀與淳于之徒俱在齊國雖同列於傳獨以孟荀冠之篇首其尊之也至矣賈誼附於屈原鄒陽附於魯仲連太伯首於世家伯夷首於列傳吳與淮南不使與荊燕俱列信布之徒不使與蕭曹同功至若酷吏佞幸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之傳皆為當世發也○如本紀世家之中凡天下有大事必特紀之若是歲齊威始伯是歲孔子相魯之類皆錯見於諸國之中此紀大事之法也紀列國之世家以封國之先後為次先姬姓而後異姓先舊國而後僭竊之國敘傳之中抑揚感槩每致意於聖賢之後此記列國之法也不寧惟是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君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

記所以明職分也平準一書所以著征利之害封禪一書所以著虛僞之詐也後世史氏之紀傳表志其規模制度有髣髴於是者哉並林希元執善

議論

班固論馬遷先黃老崇勢利固之言為非

若夫班孟堅論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又有可言者先黃老者史談之意也子長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先黃老者哉世降俗薄見利則逝而遊俠巨室猶有拯急之風子長負豪邁之高氣若將噓海岱而出雲雨亦豈崇勢利者哉惟其鬱鬱憤嘆有不能平於心凡感時觸事輒發卷而太息故其意氣豪放多跌蕩於法度之外而班氏乃責之以聖人之是非不知夫人之學問苟未至於知道則是非權衡安能無謬於聖人子長之過固多矣班氏之過不愈多乎子長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固非駑駘之敢望而馳騁中節則未也使其少就籠絡遵轍而行豈可得哉前人

馬遷不當褒次異聞以為傳

堯舜相繼二百餘年書之所紀者十一篇今其存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太史遷不能知聖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為奇以誇天下者何耶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者猶傳會群書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知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衒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自遷發其端而劉向盡求而叙之異端之學遂以大肆於後聖人之道相亂嗚呼豈非遷之罪耶（葉學士進奏）

**史記體之失撰錄之煩**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致而胡越相遼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隣者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國語世本戰國策）故使覽之者言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史通）

**五帝紀世次顛錯**

馬遷作五紀必欲其世系皆出於一且以黃帝二世而得顓帝三世而

得高辛四世而得帝堯此其說猶有可考者乃若堯之於舜固已黃帝之八世矣及舜之傳禹則又其四世之祖爲夫史遷之作史古人謂之善叙事今考其五帝世次而又顛錯如此蓋遷之失在於好奇是以其說有時而自戾矣夫五帝之世次學者不得見之於聖人之經及考之於史又顛錯如此學者安得稽爲 歐陽脩

## 律書伯夷傳皆有深意

吾嘗讀律書見其所載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伯夷傳首載箕山許由冢及雒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二語似若文義背戾不相統屬及嘗推究其意則知遷筆力誠閎深高古與夫世俗綢習繆編聯拘拘比附者大不侔夫律者天地間和氣之所歘交通也一鄒子吹之尚能回春温於寒谷矧夫文帝之時風俗醇厚人民安樂如此所謂黃鍾大蔟之屬幷然條而不雜必不有所召乎子長筆之於律書政其適也伯夷首陽之節許由箕山之兆前後一也昔人存昌歎而思文王子長過箕山而感伯夷事有不相關而實相應者皆

是物也執鞭吾亦為之之言遷無乃有所激乎遷以一言不中而蹈極刑抑視伯夷高舉遠引不蹈塵網甚切慕之而顧為之執鞭固宜由是以觀子長之史用意所向固非膚淺凡近者比也方縣

## 史記多出於後人之增益

若夫贊司馬相如有揚雄以為靡比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遷史而不鐫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學與子通書至孝昭時立為九卿說者徒見遷之已死於孝武時不及目孝昭時事不知嘉生於孝武時正與遷同時所謂通書誠有之祖至孝昭時立為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乎張晏以為遷史十篇有錄無書如元城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禮書樂書龜策日者等傳之類則知遷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頗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遷史非春秋安能免後人之所增益哉前人

## 表載十三國而不數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狄

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域獫狁亦或預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老泉史論

### 不當裂取六經傳紀之文

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王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之

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繒錦縠衣服之飾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紛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同上

### 不當與父俱稱太史公

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亦謂固發彪之名不若遷遜美於談吾不知於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同上

### 呂后不當列帝紀陳涉不當預世家

春秋書姜氏會齊侯于濼說者曰婦人制政不出房門安有列國君之會婦人不可與國君會呂后何為而列帝紀乎此非遷之失乎吳會諸侯於黃池罪吳不當列於會以崛起之醜而啖然領中國之列春秋所以致其譏陳涉何人而亦世家於齊魯之列乎此非遷之失乎

左傳史記前漢書

### 左傳不得為有史記漢書不得為煩

昔于寶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曰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

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盖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輔著班
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
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
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愈
煩其失彌甚者矣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
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
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
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為煩
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
而穢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
矣史通

劉向所著多虛偽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
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造

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皆可欺故也同上

群書考索卷十三

# 群書考索卷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饒州同知蕭泗　校正

○諸史門

史記前漢書

與善隱而彰懲惡直而寬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䟽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以隱顯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賛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塞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老泉史論

**固依遷之藩籬**

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譎詐之異行也遷必傳遷紀呂而固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遷取陳而固亦取陳固好同乎遷也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以不能無失也 同上

**遷固皆有失**

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甞歎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所贍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已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俠

重貨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羵羊之性道楛矢之異測威僖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已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述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竇憲而死於非義也汝水釣翁文

**史記當呼漢祖為漢王漢書不當加以漢字**

著魯史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若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取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史通

**班史載陳涉事不當用遷史語**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複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作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平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垂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胥焉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是乎上同

**史記不當以無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遜居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為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如淮陰初在側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義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並史通

**言簡而意盡**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知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同上

遷未為全得固亦未可非

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殁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玆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史通

## 遷固載事之失

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及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户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輙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令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孚上同

## 太史公諸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冒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内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殺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通史

遷固易地而處未無優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之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書全取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其書猶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同上

史記前後漢書

三史載虛文為非

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西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設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史通

互相譏詆

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皞譏固失而皞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

矣老泉史論

## 前漢書

不當蹈襲遷論以足其書不當取遷雄之自序

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傳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同上

表書王侯號謚姓名皆有深意

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姓則加其姓於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號謚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

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同上

固善捃摭漢事充于簡冊

漢之文帝號爲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摭唐柳宗元謂漢風雅敷施天下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孟堅捃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焉陳季雅傳義

孺子不當書於本傳

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綿平紀之末五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同上

不當以嚴延年正子貢冊有

又云嚴延年精捍敏捷雖子貢冊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

吏列號屠伯而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史通

## 漢書倣史記後人倣漢書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史通

## 漢書包舉一代

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知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同上

## 古今人表品藻失次

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

甚髙甚義甚愜及至犕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顔穪始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第一曾子冉有第三)求諸折中厥理無閒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之鄧侯入下愚之上(第七)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將此效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可髙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三甥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冊之僑為上陽處父次士會為下(之僑四等處父四等士會五等)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髙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漸離五等荆軻六等武陽七等)斯並是非贅亂善惡紛拏或策駑駘而捨驥騄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同上)

## 述漢書本末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棄而不録其後歆向揚雄等相次撰述迄于哀平猶名史記(繼述所作)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以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

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
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
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
録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
書帝意乃觧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
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文奉詔校叙又選馬融
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
續所作而古今人表猶不類本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
悅依左氏傳體删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行 同上

**相如傳乃自叙班固不知**

長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
改作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此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矣惜哉 史通 ○
觀班氏公孫弘傳賛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

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寡聞必務扑羨辭愛而不棄則冝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史通

左傳荀悅漢紀

左傳非畧吳楚漢紀非簡匈奴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圖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國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中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凌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畧匈奴而備詳漢室之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膚音特為足曲者也史通

荀悅漢紀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貫西漢之末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附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亭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删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與同載者矣史通

前後漢書

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

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曆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為目不其慢乎同上

後漢書

不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貳既而兵敗長安其歸鄗邑尼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

登文敘於紀首事尋蹤僖獨先不雜夫東觀秉筆容或謟於當時後

所修理當刊革者也同上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先祖似者則共歸一稱若

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

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

之首當書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何

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同上

載更始事為非

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儒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

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

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附獨成光武之美諛言

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

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史通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瞱作東漢蠹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論而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文如商周之頌其文物礙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瞱之弊也同上

紀載多失

瞱之史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其間允是者董宣以節義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耻事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倪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貨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瞱之失也

# 群書考索卷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　區　玉　刊行
教諭　譚　璋　校正

## 。諸史門

### 三國志

#### 不當書魏為紀吳蜀為傳

壽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稟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爾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稟奉而行稱魯公之元

者是別其一國之書也蘇魏公文

同前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伯逮作史之書事也及設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遼隔頗小懲惡勸善其義安歸史通

蜀書不當首標二牧次列先主

逐鹿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常例但鷃鵬一也何大小之異哉同上

陳壽以父恥而謗蜀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玆謗議者也同上

後漢書晉書

不當因彼虛譽定為實錄

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因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史通

晉書

紀傳載記皆太宗之失為甚多

噫太宗以湯武而平隋之亂以成康而致治之美何賴一晉史而知名哉畫蛇而添足者徒失盃酒畫虎而添翼者祗自取辱然晉史之行於今五百年矣雖宣景文不當稱帝而太宗為之立紀賈充王沈八王不當稱臣而太宗為之立傳十六國之禍流天下不當稱其偽號而太宗為之載記此太宗之失也後世或因而不改此又同太宗之失也同上

史家皆文詞之士競為綺艷不求篤實

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詞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餘以為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當傳與此為文煩矣孔毅父雜說

史臣筆力短弱多失事情

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為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

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為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放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為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同上

**知晉史非御撰**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為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為人太宗不憑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為甄則太宗又不憑為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為耳臣下之文駕其名於人主已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不辭當胥失矣顧貞子錄

**多採小說為非**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下或神鬼怪物其書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作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傳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史通

傳劉伶畢卓而取何事

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者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同上

正元元和之後皆長於文故述史者為近古正觀開元之前猶短於文故述史者為得罪於古

惟正元元和之後承三變之餘有二漢述作之風自韓愈作順宗實録當時以為頗有風骨故元和諸公皆能著述如毛頴如華華如李赤如酔吟先生傳史才過於前人也愚所謂以正元元和之文而述史者猶為近古以正觀開元之文而述史者宜得罪於古人也嗚呼唐太宗處正觀之初既不及開元之椎渾又未見正元元和之典則以徐庾遺風王楊末學欲追遷固之遐軌如賦晉之亡而謂蠶隊三山鯨吞九服此即詩詠之詞也賦惠帝之昏而謂溽暑之氣方聞滐蛙之音罕記此即表奏之詞也是皆蕪穢簡編繆亂賢否太宗不為愧耳林火頴

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賛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

嘗攷晋史之文其失實者以百數姑取其害於名教者一二陳之夫典
午之晋合百五十餘年自景文以來凡為八王之黨者又皆司馬之賊
自元帝中興之後凡為王端蘇峻之徒者知有賊而不知有君自海西
簡文之後凡為桓温靈寶之徒者知有逆而非知有順故將相無終始
之功名而王侯貴戚亦無幸全之腰領此宜褒一忠賢而使之與日月
爭光貶一奸回而使之為糞穢同臭是故其贊叙之文當反覆諄諭無
一言一事之不詳然後亂臣賊子知所畏懼也今晋史載叙拘於文而
不及於理短於識而不知其辯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
貶者自不得其一二頡林少

稱為御撰是掠美於群臣

切原太宗之稱為御撰者是掠美於群臣豈其萬機之暇猶能為此麗
藻耶且廷臣如李延壽者最長於史筆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者皆
自延壽次之其他如令狐德棻既明修史之義如崔仁師岑文本次周
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公次隋史房元齡總監修之

夫以南北二史其言詞與晉同贊序與晉同延壽德棻既以南北馳名亦不得以晉史知名也群臣次晉史而太宗擅名此何足恠也 同上

梁陳隋周書

多正觀貴臣為父祖揚名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正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史通

北史魏書

二十八君不當襲其虛號

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史通

隋書

### 不當依阮氏七録指晉朝劉石符姚等書為偽史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録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刱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内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依阮録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絶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中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晉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史通

### 王邵袁充兩傳徒載繁辭

昔賈誼上書鼂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充兩傳唯録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同上

## 漢書唐書

### 傳儒林循吏獨行隱逸獨義孝友非漢唐美事

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嫚罵而儒氣

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隱逸非東漢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與士始流為崖異卓絕之行自廉耻之風衰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獨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獨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唐史之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為是貴也耳。

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能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士之廉退者尚多無貴夫逸民行之純全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徒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理義殆不可勝紀二傳之不立蓋不欲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益王

十朋

張湯杜周何不列酷吏蔡琰何以傳列女裴延齡何不列姦臣

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少褒慘酷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富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奸佞之桀者也而不列於奸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同上

唐書唐書不特指歐陽唐書凡舊唐史之類皆是也

陸長源唐春秋懲勸皆有深意

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潔切峭獨何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羌胥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終武皇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有所緶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慓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

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褅裸也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亂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 孫樵文

## 唐書記名字官名多誤

予家有閻傳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眞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東之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眞陸德明薛收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段志玄蔡允恭唐書皆書字房官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眞齡孔頴達字頴達唐書字仲達蘇與錢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收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者以舊史考之委鄭公對太宗云日如懸隔諱鈴者佳則眞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

更名耳沈存中筆談貞齡避玄字

唐史官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故不能貶惡揚善

唐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二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書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李翱書

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等刊脩

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

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刋脩官歐陽脩宋祁與編脩官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三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蔡公亮）

## 新書紀志表傳大數

舊史記志傳約一百九十萬新史紀志傳約一百六十四萬外新添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發傳凡六十一外新添傳三百三十一凡二后妃三宗室一百三十一列傳十三忠義傳十六孝友傳五隱逸傳六循吏傳十二儒學二十文藝六方技二十二烈女一外戚十一宦者四十八藩鎮四奸臣一叛臣一逆臣者也舊志十一種而新志增其三儀衛選舉兵是也表凡四宰相方鎮宗室宰相世系是也（呂夏卿紀例）

## 新書帝紀所書之例

竊攷新書所作之例其傳位也太宗明皇　明皇則言踐祚蓋明代父之

誼憲宗則言内禪不書太上皇傳位嫌承受不明也不書即位者嫌父
在而取太寶也立皇太子若景雲元年書立皇太子弘基者言人神所
歸也永隆元年書立子哲為皇子言立不以正從私也武德九年立皇
后長孫氏立以德也神龍元年書立妃韋氏為皇后立以嬖也命宰相
得人書備官若書以許州刺史姚崇為丞相是也將得人書帥師討有
罪書伐若書遼東大總管李勣帥師伐高麗是也將非其人書王師大
戰書及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川敗績是也王者之覧民謡其行以時
則書幸不書還宮若開元十年幸興慶宮雖踰月不書還宮是也出非
其時稱駕所至若還宮若天寶八年十月車駕至華清宮九年車駕還
宮是也朝賀失禮則書地天寶九載受朝賀於華清宮是也不受朝賀
則不書朔正元二年皇帝不受朝賀以歲饑饉故不書朔是也宴會得
禮則書地若天寶十四年勤政樓宴群臣是也失禮則書宴若景龍四
年宴群臣於芳林園是也親蠶之禮不書本紀譏后德之不建若武后
四親蠶不書是也籍田如禮則異之以示勸若開元二十三年皇帝有

事于籍田是也有灾變而無儆省之實則載之天文五行志懲不知也同上

## 新書志傳所言之例

列傳之作其體有二一曰年二曰事年以先之事以次之備賢愚紀成敗功高行稱則特立一傳若魏文公裴度陸贄韓愈李德裕是也人子務在顯親每傳必備載父祖名諡官爵人情重於繼體傳末必歷譜於子孫之世不著於世則略之也致其名字若賀知章字季真房琯字次律於舊史得之載其郡縣若韓文公南陽人舊史為昌黎人是也題傳之目群傳以姓若杜甫李白同傳是也特傳以名若韓愈李德裕傳皆具姓名是也功高以事若五王傳是也迹偽以地淄青李正已傳是也宗室之子雖有功亦承本傳李適之李皐名附本祖尚親也凡例傳之體有六冠以后妃尊也以宗室諸王親也列以僭國受命之始也序一時之君臣蓋事之總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歸也凡褒者卒月韓愈傳書寶曆元年十二月卒褒也貶者卒年若韋皐傳

正元二十一年卒貶也有功德則壽年若干謹終也若郭子儀書八十
五李晟書六十五是也謚贈之數非功德不書懲及倖也論議表章以
助君上之得失補國家之利害非此則不書若李伯藥傳封建論朱敬
則傳五王論白居易元稹書是也論貨殖之弊陳禮樂之原則志之若
陸贄諫二庫狀韓文公禘祫議皆附于志是也疏軍旅之宜斥奸邪之
惡見于他傳如權文公韓文公淮西招討事見于元濟南蠻傳是也詩
賦之作揄揚國體則見之如李白明堂賦杜甫三大禮賦是也詔策之
寔足以信後代則繼之始載實事見本傳是也官爵遷易不常所居有
善則書循吏儒林皆得一端則標之則外戚之衆惟卓然殊尤者為立
傳若吳湊別立一傳是也夫唐十八帝之盛百禮交舉志當時正朔用
曆之本曰律歷爲志邦國財用曰貨殖爲志禮樂之沿襲曰禮樂爲志
宗廟鬼神之常祀曰郊祀爲志高宗明皇天后登封降禪之禮曰封禪
爲志氣沴之侵奸曰五行爲志邦國之闊狹户口之衆寡曰地理爲志
經籍之總目曰藝文爲志旂章之物色曰車服爲志凡兩都官闕制度圖

禦之規摹一朝之舊章也廐牧孳乳之數牝牡圖印之名車輅出入征伐武事所恖有國之常用也然而歷代未嘗志其名數非通制也兩都宮闕志于郡國之下廐牧乘馬之數志于車服之末亦記事之體也至若得大衍景福之曆而律曆志可全矣得職該六典之書而百官可全矣得開元曲臺禮郊祀録而禮樂志可全矣呂夏卿書傳

**唐文人多而史才少**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材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本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老泉史論序

**孫之翰論唐事皆舊史所不及**

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怨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蘇子瞻答李廌書

**歐陽公修唐書不掩宋公之善**

歐陽公脩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歐陽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列傳書宋姓名紀志歐公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能遜而好相凌掩此風前所未聞也

## 歐陽公撰唐書皆百樂意

公嘗被詔撰唐史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虛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

## 人主觀史宰相修史之失

古者官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乎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得以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

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史以宰相監修固有所制而不得直筆也又況人君自取而觀之為史官者安得而有實錄哉

人主觀史宰相監修之弊

自唐太宗以人主欲觀史朱子奢之諫咈而不從而為史官始不敢以行其直自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實錄之上元齡多所隱諱而為史官者益不得以行其直矣

史通

各有可褒可貶者

讀唐人徐堅凡為史官宜置坐右之言則知史通為可取劉知幾傳讀唐史讚工訶古人拙於用已之言則知史通為可貶知幾贊夫一劉知幾也一史通也而或予或貶不一其說考古者惑焉及以史通觀之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貶者十有五六或予或貶良有以也史通之書自六家二體以下則謂之內篇自史官建置以下則謂之外篇內篇論史則有惑經

東右之篇外篇論史則有直書左筆之名內篇曰叙事曰書事所以論作史之體也曰載文曰載言所以言為史之法也曰古今正史所以議論歷代之史也其自述則有自叙忤時之名其矜能則有點煩雜駁之號知幾之用力亦已勤矣謂司馬體失錄煩(六家篇)謂班固精練該密(同上)謂項羽不當曰紀(本紀篇)謂陳勝不當曰世家(世家篇)謂范曄盧美隗囂與夫陳壽不當貶孔明魏收不當貶爾宋之類(論贊論)貶所當貶予所當予三代直道亦不是過此餘堅之徒所以乘取之也至於疑古一篇雖堯舜伯禹不免見疑惑經一篇雖夫子春秋不免見貶既以班固為精審矣至論五行志則專故班氏之短至有纂類錯繆失宜乖理多鑑不辯之語(上篇)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本志篇)其自述作史之法則又以為都邑氏族方物宜為三家(同上)藝文不可志氏族方物果可志耶此工訶拙用之言贊史者所為而發也知幾嘗為史有才學識三長之說(本傳)蓋以自任也史通一書貫穿古今不可謂無學矣三為史言再入東觀不可謂無才矣疑古惑經之類得非識者所不足耶目見毫芒不見其睫正知

幾之謂矣有志於汗青者宜戒焉

通鑑

**惟通鑑便人主觀覽**

白虎通為講論五經同異而設故以發明經傳為本至通史則不然（梁武帝詔群臣修撰）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旁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元魏列於夷狄其為體制一如史記特不為表而已（通史內篇史記家）知幾史通蓋為譏評諸史而作故專以去取褒貶為義至通鑑則不然其意以為遷固而下文字繁多布衣之士猶難遍讀人主萬幾奚暇周覽（進通鑑表）於是撮機要刪繁削冗擇其切於興衰理亂之鑑者定為一書以便乙覽司馬進通鑑表其可攷也

五代史

**用春秋法**

歐陽公修五代史記褒善貶惡其法甚精必曰嗚呼此亂世書也吾用

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譏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爭功相馳上下無駁雜之說至於絕倒精密則還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哉

## 史官

**世不易職** 古者之史世不易業不遷官不貳事如周之史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掌之如後世亦尚有此意太史談之後有史遷班仲皮之後有班孟堅唐時史官不易如出使曇黯亦以史自隨如劉仲幾作史通後其子餘亦掌之近世史官皆為遷轉之地耳

# 群書考索卷十五

續集

# 群書考索卷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諸史門

諸史

【正史】史記始於談而備於遷為之訓釋者前後十四家(裴駰徐廣劉伯莊王元感等也)卒無
以易遷之為也西漢書權輿於彪而成就於固為之訓釋者前後三十
家(服虔應劭晉灼孟康韋昭顔師古等也)卒無以易固之為也後漢書自謝承迄于范曄
作者八人而後曄之書始行(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晉書自虞預迄
于唐太宗作者八人而後名為御撰者始定(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干寶蕭子雲何法盛太宗)
作宋書者四人徐安孫廉沈約王智深是也作于齊書者三人蕭子顯
劉陟吳兢是也謝吳姚察姚思廉吳兢俱作梁書顧野王傅縡姚思廉

吴兢俱作陳書王劭等隋書在唐而屢變（王劭張大素令狐德棻皆作隋書孔穎達作隋志云是長孫無忌奉勅撰無忌長官也吴兢亦作隋史二卷）吴兢等唐史至五代本朝而再更（晉劉煦等修本朝歐陽公宋公重修）以至三國五代史（王沈作魏書陳壽作三國志韋昭作吴書薛居正作五代史歐陽公刪脩）後魏北齊後周之書南史北史小史統史之別（梁武帝作通史李延壽作南北史高氏作小史姚康復作統史）（魏收魏澹張大素裴安時並作後魏書李德林張大素李百藥並作北齊書令狐德棻吴兢並作後周書）悉非一人為之何遷固之書後世不能易自遷固而下歷代之史何作者紛紛不一也蓋西都之洽遷固得之見知聞知者為甚詳其與後世之史臆測於數百年之下者不同也西都之文大畧近古故遷固之史事實文核其與後世雕飾駢儷文工而實不至者又不同也遷固父子家學相傳用法專一發凡起倒動有法度其與後世之史出於衆口而筆於衆手者又不同也有是三不同遷固之書安得不求傳不朽而後世人之史安得不屢更而無定耶

**編年**（隋志謂之古史唐謂之編年）

春秋古史皆編年也易編年而為紀傳自遷固始遷固之後紀年出於

汲冢漢紀作於荀悅故張璠袁宏作後漢紀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干寶
陸機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畧吳兢韋述唐春秋近世司馬公通鑑皆編
年也驗之唐志作者無慮四十餘家後世觀者多嗜紀傳而厭讀編年
編年之書自春秋及司馬氏通鑑之外如荀悅漢紀之類至有耳不聞目
不覩者何也意者紀傳之體隨其人之終始事之綱目即於一紀一傳
見之故觀者易知也編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
裏則間見雜出於其間故觀者難於遽見又紀傳多載奇怪不經之語
而編年則不可以泛紀也愛奇厭常舍難就易文人才子之習云耳必
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目熟而心究之矣

## 偽史

偽史者僭偽之事也隋唐志有常璩華陽國志有漢之書常璩撰蜀漢偽官故事也
二石書燕秦凉趙事幾二十家隋謂之僭史唐謂之偽史按史通因習
篇曰阮氏七録以劉石符姚等書為偽史及隋氏海内為家而撰隋經
籍志者還依阮録與此不同蓋隋書内自有數本也

**雜史**（隋唐志同）

雜史者隋志云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率爾而作非史之正也劉向戰國策陸賈楚漢春秋子貢越絕書後漢趙曄吳越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之類是也漢志以戰國策等入春秋經類其時經籍史部未多故不得不附于此耳唐志如正觀政要明皇致録亦謂之雜史者此等書言其政之大畧耳善惡是非未必盡見也

**起居注**（隋唐同）

隋志云起居注者君舉必書記録人君言行動止之事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亂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以上並隋志云）故隋唐志所載自穆天子傳而下漢晉宋齊梁隋唐皆有起居注其唐姚璹脩時政記亦其類也

**實録**（隋志無唐志有）

隋志如梁太淸錄周興嗣謝吳梁皇帝實錄之類並入雜史類唐志則別立實錄故唐家十八君皆有實錄（韓愈亦修順宗實錄）意著起居注者日記之史也實錄則集日記而為一朝之史也（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順宗實錄李吉甫監修事不歸一故退之托之人禍天刑之議云耳）

### 故事

隋志曰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定律令章程儀法晉初甲令已九百餘卷武帝命賈充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施行志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縉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故謂之舊事等書是也

### 詔令

晉雜詔宋幹詔集溫彥博古今詔集唐德音錄明皇制詔錄等書見官志隋無此門

### 職官（隋唐志同）

隋志云古之仕者名書于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

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政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縉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録之別行于世宋齊以後其書益繁故删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

因隋志之言而觀唐志職官類有開元六典注云開元十年陸堅被詔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知院集賢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煚余欽韋述等參撰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代知院二十六年成自開元十年止此實十六年夫漢周設是官故有是制有是制故著是書以成制而為成書何難之有哉王隆有漢官解詁應劭作漢官儀注徐勉梁朝選簿沈約梁朝新定官品皆述一代之官而為一代之書也雖一人為之亦足矣至於唐之建官本非周官之制元宗一旦平書六典令文

臣修撰宜乎徐堅等經歲無規制也韋述等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集賢閣一十六年而書始成是知唐志與周志異六典特象周為制耳如唐制與周同而不必做象則修書者旦夕可就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而後成哉王方慶尚書考功簿裴行儉選譜有唐循資格簿（天寶中定）沈既濟選舉志此則有唐官制也至於六典則非唐制而象周制者也（更以唐官制實證與周不同處）

## 元和國計簿

唐志職官類有元和國計簿按通鑑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奏元和國計簿自鳳翔至淄青一十五道不申戶口之數（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也）由浙江至湖南四十九州賦稅之資（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共八道四十九州也）輸稅之戶比天寶則四分減三御食之兵比天寶則三分增一（元和之兵八十三萬餘人輸稅之戶二百四十四萬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更有非時之調不在常賦之科此吉甫論元和地狹而稅廣戶少而兵多之說也元和六年吉甫又論中原宿兵八十餘萬商賈僧道十居

五六以三分勞筋苦骨之輩奉十分待衣坐餐之人況內外之官不下萬員而權臣月俸幾至萬貫九千緡也其剩史則月俸十緡遂以一鄉之民而為縣復以一縣之地而為州宜減入仕之塗及省吏員之數此吉甫論元和農少而仰食者多民稀而入仕者衆之弊也于時遂詔李絳等詳定併省內外官八百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兵多冗官當時大弊吉甫國計簿之作是欲憲宗知其弊之所自來也然則此書唐志何為而列諸職官之間哉是蓋官兵之大數與俸禀之大計所繫也今日之地雖兼江淮吳蜀而有之蜀中之賦不至京都所倚以辦官兵之資亦止於元和中所謂浙江入道之數元和之弊與今日正同故詳著其始末云太和國計簿亦在唐官職門宗朝有丁謂景德會計錄田況皇祐會計錄

## 儀注

儀注者君臣父子六親九族上下親疎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及進歲儀之數也即唐虞之三禮周官之五禮也三禮五禮既入禮經類自漢而下所謂儀注書儀二禮五禮及大夫駕鹵簿衣服志等書乃附史

家儀注類者豈後之禮儀不足以配古歟

## 刑法

漢建武律令故事漢名臣奏廷尉決事陳壽漢名臣奏事賈充杜預刑法律本宋齊梁陳隋唐皆有律書夫諸史既有刑法志而藝文志史家復有刑法類者刑法志言律令更革與用刑重輕之意也藝文志所載皆刑法書名而已

## 唐律令格式

始於隋見隋志

武德中詔裴寂等撰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三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正觀中又詔房元齡等撰定律令格式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千五百餘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以諸寺監十六之計帳以為式又太宗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去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詔罪人無得鞭背皆在未定律令格式之前既定律令格式則縱死囚寬党仁弘之死唐之法汰重為輕亦已甚矣由

隋人之法盜一瓜者至死盛夏六月猶且行刑至唐屢加減汰方可耳正觀所定行令格一有留司格者以尚書省諸曹為目其常務留本司者為留司格也永徽所定律令格式有散頒天下格者天下所共也有留本司格者以曹司常務為行格也

## 唐律疏

唐志有律疏三十卷注云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志玄等七人奉詔撰高宗永徽四年上按刑法志高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是知刑法志散頒留司格在撰律疏之後而藝文志散頒留司格在律疏之前藝文以所上年月為定也又刑志以律疏為律學之士所撰此云是無忌等撰其實律學之士為之無忌等總攝其事故題以長官之名耳

國史

## 國朝之史

聖宋之史國初始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然不過對見辭

謝而已而帝王言動莫得而書扈蒙始乞委參政抄録言動並付史館
至太宗朝張泌始請置起居院復左右史之職以記録為起居注與時
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自是以來國史常以宰相監修學士
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
如此不為不重矣然修撰之官非據諸司供報不敢書所聞見而撰述
成又必録本進呈歐陽脩建論○仁宗朝史館有欲書而不得書者有
欲書而不敢書者因請史得以據所聞見而書之更不敢進呈其本○
李昉扈蒙同修太祖實録錢若水楊億同修太宗實録李維晏殊孫奭
同修眞宗實録富弼總類三朝編為三朝典故范祖禹編仁宗訓典進
讀三朝寶訓

**神宗實録至高宗始定**

紹聖初蔡卞曾布等以久不得進用欲乞改元祐諸臣所為盡復王安
石政事故指范祖禹趙彥若等所修○神宗實録為詆誣先烈因請用
王安石目録改修其言皆出一時私意變亂是非於是元祐史官皆得

罪追夫徽宗初陳瓘陳次升相繼論列雖常降詔刪修然卒爲下京所
蔽不克是正在紹興間○高宗皇帝灼見邪正之實乃命范沖等重修
天下之議始定

## 記注

漢有起居注唐亦有起居注宋朝淳化置之禁中漢制也而元豐之二
史分注則唐之制也先唐有時政記後唐亦有時政記宋朝開寶委之
宰臣先唐制也興國之二府分注則後唐之制也帝王之言動必書臣
下之是非必錄其記述之職乎雖然有異唐者二史所注止於後殿舊
制也而宋仁祖許前後殿皆立則凡有言行皆得與聞之矣樞密所記
止於內庭舊制也而宋貞宗俾宰樞別撰則凡有言行皆得並書之矣
雖然又有大異於此者古者天子不觀史天子觀史自唐始宋朝起居
注集御時政記亦進御其沿唐之制乎而宋仁祖不使之進而孝宗又
不使之進則凡所記無譏辭而所注皆直筆矣嘉祐以前時政惟書辭
見雖起居注亦然其畧而不得書若此歐陽一言仁祖亟從有以也紹

興間柄臣當國起居注廢而不修者十五年耳記時政又可知已其畏而不敢書若此胡銓一言孝宗聽之意蓋有激也夫史不進本則無曲筆史得悉書則無遺事斯不亦盡善盡美矣乎

## 修撰

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紀載之史曰纂修之史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其紀載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實録云者左氏體也正史云者司馬體也紀其大事則有玉牒書其盛美則有聖政總其樞轄則有會要其曰日曆合紀注而編次之也其曰寶訓於實録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其為書也詳其為職也重任是責者豈容以易為哉世嘗謂天子觀史則史不敢書宰臣監史則史不得書唐之制然也宋朝之制亦然也吁有是哉宋朝天子雖亦觀史然一物之名必令其書則凡所書皆直筆也又況不使進本其仁宗嘗行之矣宋朝宰臣雖號監修然一字之易聽史官自執則凡所書者非私意也又況不立監修宋神宗又嘗行之矣唐以觀史而私宋朝以觀史而公唐以監史而紊宋朝以監史

而定故凡執唐以議論宋朝者皆未之致也是故王元之直書吾取之扈蒙之多遜吾無取之司馬公之記事吾取之司馬公之記事吾取之荊公之日錄吾無取焉吾有公非碧雲騢之妄相抵毀吾不問也有公是伊川雜錄之妄相推奨吾不信也其太祖嘗謂內臣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昔人謂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矣信矣哉

玉牒

登封告成必用玉檢法令明與號為玉條天下之至堅而不可磨者玉也史以玉牒名其殆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乎玉牒名書自唐開成始上自帝繫下及祥瑞凡大制作大除拜咸書之春秋之法大事則書之策或者其遺意歟聖明迭興璇源流衍設局於祥符之六年謹會粹也建殿於祥符之八年重秘藏也景祐之制參會要而修纂之憲遺失也元豐之制合日曆而節錄之重記注也瑤編金軸藻飾愈崇寶綸縹囊緘護愈密祖宗之係重若此亦恐尊聖德係世繫在是故

爾中興以來尤嘉崇重宰臣提舉纂未有也而今有之從臣兼修纂未有也而今有之纂宗正所掌凡數書今三書合而一獨玉牒下之合以玉牒異於三書也纂玉牒成書聖德居一今所修聖德名為中興聖統以中興異於昔時者也纂諸司供報動至稽時今也加之督促廢職舉矣纂成書來上動十年今也不拘久近息心去矣

## 實録

史以實録稱古無是也而稱之自漢始史以實録名漢無是也而名之自唐始祖漢唐之舊號成宋朝之一經蘭臺石室有直筆而無隱情實軸牙籤有全書而無逸典可不謂之盛德事乎然嘗惟太祖太宗之舊録事多遺闕其失也畧神宗哲宗之舊録事多竄易其失也誣嘗攷其故事實未見於津涯翰入或多於漏畧而張似所修僅止一卷迨李沆重修而始備獻替雖著於話言親次不聞於策府而錢若水所修止用九月迨王旦增修而猶闕此真失之畧可知矣自安石日録附入正史神宗本意鬱而不明迨攷異之書著而去取始定自京辨諸人妄出私

意宣仁盛德抑而不宣迨辨誣之書作而汙鑱始潔此其失之誣可知矣若夫眞宗之百五十卷修之者孫奭也仁宗之二百卷典之者韓公琦也英宗之三十卷領之者曾公亮也徽宗之六十卷高宗之二百二十卷則紹興嘉泰之臣實定之也紀述之詳議論之當無復有前是二者之弊矣迨孝宗之在位凡二十有六載豐功偉德宏模懿範皎皎乎其不可誣也嘉定天子克紹前烈乃命儒臣討論而潤色之今之遷固其才當輩其筆者誠有人矣然猶摭舊聞網羅遺逸惡可書也或慮子孫之讐隙而不敢書善可書也或疑子孫之虛飾而不敢書若此則雖備猶未備也若乃提舉以宰臣修撰以侍從檢討校勘以本省官或置院或寓史館斯特其制然爾

## 會要

日曆始於唐時政記始於唐王牒實錄亦始於唐史之有會要其亦自唐始乎有唐會要蘇冕創之崔鉉續之至于宋朝王溥而後成之嗟夫此一代之典耳人更三手世歷數代而其書始就緒甚矣會要之難成

也宋朝之會要慶曆三年以上王洙修之熙豐間王珪續之亦既續之
矣而洙之所修又取而增損焉熙寧十年以後蔡攸修之乾道間江大
猷繼之亦既繼之矣而攸之所修且盡從而删定焉蓋嘗攷之洙之紀
載也多遺事其修撰也多羨文遺事可增也羨文可逸也此珪所以必
加之增損也攸之修定止於三門其所改易本於時好正於三門非成
書也本於時好非正論也此大猷所以必加之删定也熙豐之增損乾
道之删定於是得其當矣若夫始於帝系終於蕃夷類而總之彼離而
此合王洙會要總類十五帝系三卷禮三十六卷樂四卷輿服四卷學
校四卷運曆瑞異各一卷職官三十三卷選舉七卷食貨十六卷刑法
八卷兵九卷方域八卷蕃夷三卷王珪會要凡二十二類如后妃王洙
入在帝系中王洙自為一類之類門而分之前畧而後詳王珪會要總
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此又其粗者也紹興天子嘗曰會要祖宗故
事之總轄不可闕也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大哉王言是以定史
筆之權度也成則一定歷世由之中興會要成於乾道九年孝宗會要

成於淳熙七年嘉定天子因而續之提綱屬之大臣張範資之時宰咸書來上就範具存紫宸進讀縉紳拱聽嗚呼盛矣

日曆莫詳於建炎紹興之所錄

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合記注而兼修之其惟日曆乎記註之曆外廷之言行書焉內庭之機密書焉然後舉而委之史館以日繫日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日曆之所由作也或隸秘書或不隸秘書省而所隸無定屬或秘書預修或秘書不預纂修而所預無定員有以修撰專修者有為修撰不修者又有以修撰與判館直館分修者而所修亦無定職監修以宰臣重其事也論撰以從官謹其職也檢討闕官則置之編類員少則增之詳其任也此特其制之粗也而紀述之嚴揄揚之盛猶有可論者何也史官不記言動自張泌一言而忠邪書矣何也史官惟憑供報自歐陽一言而後書所聞見不止於供報也有大於此者太宗日曆一字不易而真宗已與王旦議之矣繼自今已往史臣其敢妄書乎神宗日曆一涉私筆而其高宗已命范沖修之繼自今以往史臣其敢

繆論乎至若信傳信疑傳疑華則華削則削若建炎紹興之所錄者又古今之所無也

寶訓

寶訓云者於國史之外採摭故典而作之也根茇於唐之吳兢建明於宋朝之王曾李淑王舉正之纂修其因曾之言歟抹肴曾鞏之續修其做曾之意歟淑可責也而舉正爲足重也希不足貴也而鞏爲不可及也若夫蔡京之所陳乞則畏是矣舉正之所修以其貞宗正史既成而後修之也鞏之所修亦兩朝正史既成而後修之也然神宗之史未成而先修寶訓京何見哉舉正所修首以政體德居其三尚政也曾鞏所修首以孝德政居十二尚德也京於正史猶加之誣何有於寶訓哉中興以來洗瑕滌穢雲霧一開日月照矣而堯言布天下繼此又有光也歲在甲子特加纂集嘉泰始年修。高宗寶訓歲在丁丑特命進讀嘉定十一年進讀而高宗寶訓猶歟盛哉三墳五典三代之書皆寶訓也而堯典又有首稱者歟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堯而已矣

正史

且正史之修始於景德之初年景德四年詔修宋太祖及太宗正史當
是時也史館文書先時編次二府紀録及時供報一禮制之文未備未
害也而必求之則凡與故之疎漏者畢録矣一州郡之名未當未害也
而必易之則凡與故之沿革者悉著矣人務為甄官鐘鼓樓為匽室細
事也而今直書則凡有大於此者無飾辭矣自時厥後其貢宗國史成
於王曾一美政之有遺不敢書也五朝國史成於曾鞏一事迹之未究
不敢書也一語之褒春風和氣一字之貶秋霜烈日公論之在史筆昭
昭乎其不可揜也熙寧元豐正邪迭勝元祐紹聖徧刻各殊甚者補天
浴日之功曖昧而不宣者數十年然尊尭有集辨誣有書公議之在天
下也不可磨也不獨此也紹興權臣所書聖語多出已意未幾而删去
之矣開禧之初權臣妄貪天功貿亂國典未幾而更定之矣人心之公
議如此哉